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翟灝

嘉靖以來首輔傳　　傳記類三 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明王世貞撰世貞以史學自任多所著述其弇山堂别集諸書已著于録是編乃記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閣臣事蹟案明自太祖罷設丞相分其事權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淵閣

參預機務但稱閣臣而不以相名其後閹倖干政閣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間始委政内閣而居首者責任尤專遂有首輔之稱凡一時政治得失往往視之為輕重故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之所由來前有總序稱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者即指弇山堂別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載始楊廷和迄于申時行皆以居首者為主而間以

他人事蹟附之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諸臣賢不肖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世貞與王錫爵同鄉錫爵家嘗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貞據以作傳當時劾錫爵者或并及世貞世貞作此書時遂載入仙女事以為誠然茲則可謂誕矣其餘所紀則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云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

明　王世貞　撰

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旣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爲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於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葢次之大宗伯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

第一華蓋次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氏然左珥橫冑更得而抗持之且未幾輒敗其後委寄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葢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

馬以孤卿重而不相角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閹奪之閣敗它閣復寄之又復使介冑參之於是閣臣孱不復能振其黙無恥者甘為之隷役而竊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芳為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為之外而不得言内矣寧彬進而絲綸移於介冑矣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内閣新都嶷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為卿佐則

擊内閣而破相之體居内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為次則出尊之上為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者猶能挾而刺其肘若乃屏芭茸折㚁倖明主威蕩國蠹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結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馬上舞其上下逞其下寵晝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為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為威福荆州以剛用操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屏氣而不敢有所異同

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胥壞矣夫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逺而及子孫大家籍名滅播之丹書夫豈不幸哉然談者猶以為荆州徼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狠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李肩次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既卒卒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葢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昌言輔避相也諸為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楊廷和字介夫蜀之新都人十二舉於鄉十九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始告歸娶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沈静詳審為文亦簡暢有法而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以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葢鬱然負公輔望云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憲宗實録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日侍皇太子講讀主順天試復且滿考而修會典成優拜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復主會試皇太子即位推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兼讀

學如故充經筵講官為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進詹事專
領內閣誥勅當進講而所稱逺佞幸戒遊逸失中貴人
瑾指傳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既行而有為廷和解者去
詹事之五月而遷南京户部尚書又三月上問楊學士
何在瑾以南京户部對乃召入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
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重修會典與孝廟
實錄先後成諸纂修官屢當時遷而瑾意有所修怒屬
廷和皆預總裁於是先摘會典誤廷和與大學士李東

陽等奪俸二級而以實録功還之明年加光禄大夫柱國再遷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大學士芳吏部尚書綵為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所救劑而已尋安化王自夏州反以誅瑾為名廷和等乃稍自舒吐草赦詔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而鉞果乘間執安化王會瑾繇中貴人張永發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子一子中書舍人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馬

中錫當師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寄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侍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參將桑玉已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鐩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計廷和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葢殿大學士中貴人張永挾奇僇瑾而驕詷得男子有龍文於臂者以為功援故中貴人劉永誠例身欲得侯廷和謂封永誠之從子聚伯耳

且自以戰功封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乃塞亦不能為
廷和怨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廷和廷和
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
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留乃
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乾清宮災廷和請上避
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晏罷深居
簡出躬九廟祭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
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

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尋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起之復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入時上出行邊使使賜廷和羊酒楮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願得以身出塞請上乃遣中涓阻之歸廷和之初奔喪寔首揆而梁儲代之儲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於廷和十歲累遷至少師首殿矣至是讓居下時頗稱儲誼當廷和之在事上往往不

視朝尋周穆王之轍廷和等數上疏諫止不聽而它如復寧王護衛貴諸義子乃至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與諸失政之大者廷和亦强諫俱不聽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上不聽當是時上寛大好佚遊於章疏不甚省而中貴人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横甚廷和雖不為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寧王宸濠反江西事聞上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上乃自詭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

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為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為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鼎建推恩録一子錦衣衛副千户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南征勑諭謝弗肯草上已心恚而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龍理東閣誥勑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是時廷和方闔門以病請而勑諭行矣上既南兩更歲

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轅者數十疏皆不復省上歸而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上還大内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廷和等至通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廷和不能爭也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為章奏誅賞遷斥捷取中旨不復關内閣而瓊蹤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埒其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

皆發自張永云與宸濠通私外議洶洶以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欵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陞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恨瓊明年正月上郊祀伏而嘔血輿疾歸尋益甚亡皇子而司禮中貴人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捐萬金而購之草澤或有人應廷和心知所謂乃出榜諭購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又十日而谷大用張永至閣來言上晏駕於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内且議所當立廷和業袖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

兄終弟及誰能瀆焉以親以長毋如興世子遂合策迎
興世子而王瓊幸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之在
廷我為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廷和左右目遂皆
不對乃麂然散去而故事内閣當一人與中貴勲戚大
宗伯偕往次為梁儲次蔣冕而冕有志力廷和欲倚以
自輔而是時正適當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之
惡之勢必反廷和欲以太后旨捕誅彬恐梁儲老不任
迎而故與彬善或泄之冕去則益孤乃佯惜儲憊阻其

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而敢以僊辭儲奉金符往而冕留矣魏彬故與江彬有連而柄司禮廷和知其稍文弱乃為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彬心動因俾其入白皇太后而後具啓請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嚴干陬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其皇店官校及軍門名色辦事悉勒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

諸貢使皆給賞而遣之還國豹房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擊射生櫂船黄頭郎散樂工伎一切罷遣時江彬之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邊彬猶豫未決而與廷和合謀者獨蔣冕毛紀司禮中貴温祥凡四人而魏亦不敢泄之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為備乃誘江彬入安坤寧宫獸吻行禮入西華門過永所永飯之俾小緩以待彬且行禮而逮旨下彬返走西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内監羣追而縛之因

并縛都督神周及李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懽呼相慶興世子至都門禮部具儀如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受箋不許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皇帝几筵御前殿即位廷和具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闗内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誰削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

危言諸中貴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蠧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内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伺唱於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為廷和出入衛上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廟實録充總裁前是廷和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而給

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則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乃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邊戍而有以為承望者會石珤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復奏改之掌府使司誥敕於是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上雖幼冲然英睿不世出益自信以可致天下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鋭張忠于經等獄久不決賂於内亦減從戍廷和等疏謂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

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上乃籍沒其貲産
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
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
多剴切皆優詔報可而大禮之議起時興獻王與母妃
名號猶未定上欲有所加隆召廷和等從容賜茶慰諭
而廷和持以為上當後孝宗稱孝宗曰皇考而獻王為
皇叔考爵曰興國太王母妃曰興國太妃而別立益王
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

悅而進士張璁有所窺見遂上疏言上宜考獻王母蔣妃皆崇以帝后號且持繼統不繼嗣之說甚晰語見璁傳自是廷和每召對上必温旨諭之而持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前後執奏幾三十疏上益怱怱有所恨而左右得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劾廷和上雖為之薄謫以安之而意内移矣尋修定冊功封廷和及蔣冕毛紀各伯爵歲禄千石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上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各

世襲復辭而會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
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時上頗留意齋醮
廷和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為喻優旨報納時江左
比歲不登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
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撰勅廷和
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撰勅且
戒以不得瀆擾執拗廷和因力辯其非瀆擾執拗且謂
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

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弘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絲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為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

然猶賜之璽書續輿廪郵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而蔣冕代
蔣冕字升之廣西之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為侍讀學士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為禮部尚書改掌詹事府入東閣理誥勑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三載授光禄大夫

柱國尋進加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冕在翰林久最名有學行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為疏上之其言尤危切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迴鑾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而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泰挾上寵勢張甚然不能親疎冕以是望實頗歸重而上屬疾崩冕與廷

和合謀捕江彬與商略詔草有社稷功世宗自興來論封伯爵與廷和埒力辭至五乃改廕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懽甚而冕尤耿介抗顏執諍侃侃大臣體而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所建白而冕迂之遂上章謂冕在先朝不能格君心不稱輔導冕恚甚因盡暴白其所上疏而謂廷舉挾睚眦詆訶故舊斥之南人兩病其隘然廷舉更累進秩冕弗問也其所持追崇興王禮

既雅與廷和合而朝議因之廷和罷而前遣中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强起之再三廼出時上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璁桂萼等疏益決雖勉稱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尚書汪俊以怖冕冕既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乞不與議立廟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

備大臣禮畧如廷和而録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留冕皆不報而毛紀代冕之去距其代廷和兩閲月耳

毛紀字維之萊州掖人也少惇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充經筵講官俄侍東宫講讀修大明會典成遷侍讀皇太子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丁父憂歸服除中貴人瑾恨之奪左諭德復為侍讀孝廟實録成進侍

講學士尋為學士權戶部右侍郎遷禮部左侍郎母憂
歸服除改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
齎番僧供紀力爭之不報亡何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入東閣理誥勅賜玉帶蟒衣尋兼東閣大學士直文
淵閣預機務無何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以
宸濠反欲親征紀與楊廷和等泣請留不得遂同廷和
居守滿三載進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
大夫勲柱國上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筴迎興世子及捕

誅江彬等與世子即位與蔣冕俱同知經筵事充武廟
實録總裁論功與廷和冕俱賜封伯爵力辭改文武䕃
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以一品六載滿改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時追崇興獻帝勅諭甫下而上復入桂
萼張璁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孝宗為皇伯考
獻帝為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奏不聽令具
儀聞於是詹事府翰林院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各上
疏爭之上怒甚逮為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學士石珤

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優詔留之而當上聖母冊時大臣多不至者上益怒會紀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待罪闕門者尚衆人情洶洶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上使司禮監諭數紀朋奸背君紀自辯且乞休益力上乃責而許之具恩禮猶視蔣冕紀之代蔣冕亦僅三月而廷和子翰林修撰慎以倡其僚家伏闕慟哭杖之數十幾死謫戍雲南之永昌又三載璁萼益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罪狀

廷和謂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為民蔣冕毛紀俱冠帶閒住明年廷和卒又三年冕卒皆年七十修撰慎數更赦不得歸而其家亦無敢以恤典請者獨毛紀老無恙援恩詔得復官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以幣彩牢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諡文簡廷和紀有子多貴顯而冕無子皆廉靜不茍取久之家悉貧隆慶初褒隆持正大臣特贈廷和太保諡文忠冕少師諡文定而慎竟老死荒徼亦得贈光祿

少卿

費宏字子充廣信之鉛山人少温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録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小需俟恩命耶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賚病已守故官選侍皇太子改左春坊左贊善連丁父母憂歸服除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拜左諭德兼翰林侍講皇太子即位推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孝廟實録仍充經筵日講遷禮

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久之進尚書日講如故賜玉帶蟒
衣時逆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於禮
部功為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中原羣盜平録
一子錦衣衛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尋改兼戶部尚書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
如瑾會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白金重綵餽宏宏卻
之再修它珍餽又卻之以是慚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
所削護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鄰壤人也時宏從弟

宷為翰林編修乃托宷行千金宏宷却之而以語宏宏入內閣颼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且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為之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而怨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并編修宷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焚其副舟頃刻

燼宏歸而里居不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姓爭地相讐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下臺臺之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郡自繫獄僅得免臺為捕豪竄理而亡何寧王竟以反滅錢寧亦坐交通誅於是中外爭薦宏亡慮十餘上世宗之初即位使使馳傳徵宏入輔陛見慰喻再三賜玉帶蟒衣進少保時論翊戴功廷和冕紀皆擬封伯爵

而宏世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固辭改廕正千戶及七品
文職復辭宏始以忠節著及再召用天下想望風采而
會大禮議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嚮凡廷和等三臣所持
議雖預名其間不復為特疏石珤最晚入然亦有特疏
而上遂心德宏議禮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矣毛
紀歸宏遂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
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時故輔臣楊一清
由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為少傅宏故超二等為少師遂

居一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葢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蕚㷆雖以當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宏亦不能異也以故蕚㷆為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具員而已蕚㷆以是復恨宏甚於恨楊廷和而是時上頗好賦詩往往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為御平臺召對手歌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内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一時以為榮而蕚㷆聞之不善也蕚

至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聞於是萼璁前後數上疏攻宏大有所詆誆宏亦自辯因乞歸上溫旨慰留而已不以咎萼等於是萼等益橫其所以攻宏甚口宏亦不能抗而是時諸閣臣獨石珤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衛革職百戶王邦奇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楊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與石珤為之黨既事白乞休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石珤疏辭小戇慰上不悅遂不得馳驛歸而卒

宏性寛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而抑萼璁等諸後進皆悦之時時念宏不忘家居者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居首揆矣久而移病乞骸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奉璽書即家起宏宏遂星馳入止朝房上即遣中使勞以上尊御饌詢及時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别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塞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羣臣才行皆當宏輔政之二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

年六十有八上為咨嗟久之予祭及葬賻賜加等贈太保謚文憲寀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為上所寵信當宏之再相也寀為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世為雲南之安寧州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而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廟俾内閣擇師教之與李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十四鄉試高等即以經術為人師十

八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於京口遂家焉定為丹徒人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諸經一清指授者皆去取高第為大官顯名朝廷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調學校乃力祛宿弊杜請托一切以嚴繩之士大夫始有譁者久而服其明丁母憂歸服除改提調陝西學校尋進副使一清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儁其中而躬自教督之所識拔李夢陽以文學名天下而狀元康海呂柟與名士馬理張璿輩皆與焉一清

貌寢而佻顧資警敏甚能為詩文與書多慕效李東陽其工力不如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略材亦足發之寵罩豪傑以起聲譽遂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陜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其羶酪疾於是高帝著為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茶多闌出為奸人利而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而屯牧之政

修軍用亦漸足時李東陽在内閣而劉大夏長兵部皆善一清而材之會北人入境陜議遣將大夏言兵難踰度即遣將以不時往而一清在彼可用也遂改廵撫陜西兼經畧邊務一清即選精卒教演之使軍而創城平虜紅古二地以為固原援築垣瀕河以捍靖虜而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及不職裨校數人去之尋敵數萬騎入寧夏乘勝直搗固原烽火通於内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絶不相聞一清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

趣之衆為一清危請毋往一清不聽乃以晝夜兼行抵

曹雄軍為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之遂移犯隆德有一

清所下火炮夜發之響應山谷間敵見以為大兵至遁

出塞所傷殺少大夏乃請設都御史總制陜西延綏甘

肅寧夏軍務開府固原而一清為之尋進右都御史一

清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

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内附整戢韋州以遏外

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鎮所至急于足兵食嚴營陣選

將習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敵聞俱遠徙不敢入侵而一清首所急者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今因險而墻之聯絡相應可制虜而障全陜於數百里外廷議以為善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治築墻工未竟而中貴人瑾有所望之一清不肯應以是移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邊人倚以重而瑾再入䜛語以一清冒破邊費逮之下錦衣詔獄一清迫不能無居間瑾

而東陽偕其寮王鏊言之朝事乃解仍致仕歸一清即
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故地而圃之以詩㚃
飲酒自娱而名聲益盛安化王寘鐇反寧夏詔起一清
提督軍務與總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而中貴人張永
監其軍甫入關而一清故部將仇鉞時亦從安化王刦
而事之已乘間捕執之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一
清馳之鎮宣布德意有所操舍而張永旋亦馳至時號
令機宜皆出永永雖尊貴甚然亦能檢束其下不為騷

擾見一清而奇之一清亦深自結納兩人相得懽甚永
與中貴人瑾故侍東宫至貴而爭寵不肯為之下時頒
賞諸部曲百餘人人百金獨不及瑾之姻族一人一清
固勸之乃亦賞如例而謂一清曰公不知耳吾何畏瑾
哉一清曰固也令權臣内而大將外公誠貴天子誠重
公能保不從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一清曰公宜亟歸
歸而乘天子之見嚮聲瑾罪而誅之此萬世一時也永
悟歸而悉發瑾反謀其疏出諸袖皆一清草也上為之

誅瑾而進永柄司理永以是德一清而一清視陝師之
未幾其吏士皆大悅驛召還拜户部尚書以功加太子
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稱為通練而性
闊大不甚飾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
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嘗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
起而為大將封矦佩印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
即闊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人時大盜起蹦中原殆
遍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而司禮

貴人永時時密叩一清計為進止機宜有所傳旨皆與
兵法合中外頗稱永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少保太
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以推內閣不用用一清之門
人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
樸劉天和王廷相成文給事中竇明以言事及與鎮守
中貴人交惡繫詔獄一清屢上書請寛之上不能盡用
亦不忤也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於一清有所指摘上
為謫昂一清亦請寛之優旨報聞中貴人谷大用陸誾

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疏謂祖宗日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祖宗四時廟享必親蒞事今但聞遣官行禮祖宗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番僧諸種豈宜置之宮闈邊兵遠戍豈宜雜之肘腋因引疾乞歸上為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義子錢寧故善一清而中貴人永為之主一清得拜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永尋得罪罷而錢寧忽中何人間而怨

一清一清盛置酒禮之且用幣甫得解而會有災異一清乃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狂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托上弗省而寧與江彬輩聞之不善也於是使所私優人臧賢輩於上前為蜚語刺譏一清俄而有故諸生朱大周奏訐一清陰私事其辭甚醜乃力請骸骨歸上賜勅諭褒累百言給夫廩如例一清歸其客日益進當時目一清為智囊所摹畫朝事與自全筴隃度無爽臺司郡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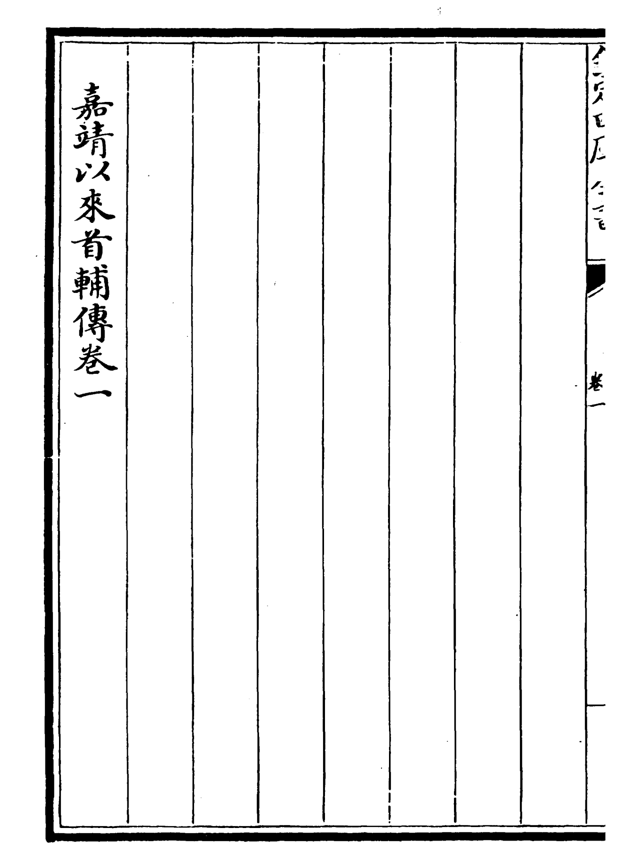
造問無虛月而一清之居間屬請亦如之然不必盡私已會武宗南征至京口欲巡行江浙幸其第為樂飲者兩晝夜賡詠篇什以十數一清從容風止上得不為江浙行而所損進金帛不貲上幾欲特用之會晏駕乃止世宗嗣大位羣臣爭上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乃詔遣官錫金幣存問且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時大禮議起張璁疏欲考興獻王而母獻王妃一清心知所謂以書予其門人

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言聖人復起不易矣久之陜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莅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所以賞賜有加一清道洛中謁故少師劉健健出見僅一揖曰汝不能甘澹薄而猥為時所餌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咄咄入不復顧一清愧而秘之馳之鎮鎮人以一清凡再莅有恩德而又自台輔起將士皆自飭厲旌旗壁壘色彩為

新而漸以老不能大踰勝於舊時時有所條請毋不報
許居一歲所召入閣而以兵部尚書王憲代復為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而所兼仍太子太
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録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
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時費宏少於一清十
三歲而位其上張璁等以言禮獲上知而貴猶未極亟
攻宏且欲推一清以見故助禮德而上亦心重一清宏
既逐一清代之乃薦起弘治間故相謝遷居首遷耆宿

於望實皆重而官猶未極時一清去陜二載餘矣陜有
餓敵功大帥王憲僅加太子太保而一清峻加特進左
柱國華葢殿大學士遷至遂位一清下不能有所設施
嘿嘿遂乞歸一清旣以敏練見知而璁等復推轂上益
重之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一清所言邊事
國計大小上悉傾聽而獨欲寛藩戚不為京朝官例自
正德中已言之至是復伸其說而有司徇故典莫敢從
也然一清自是頗作好而私其所親門生故吏其納賄

亦不訾上嘗賜一清銀印記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
繆是歲也張璁亦入閣而先被賜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一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二

明　王世貞　撰

張孚敬者初名璁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明年不第孚敬産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於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傍析時務孚敬於書鮮所不窺而尤精於五禮既七試春官而七不利將為吏部選人御史蕭

嗚鳳善日者言得孚敬干支而異之曰毋為選人也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孚敬乃强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已四十七矣世宗自興來即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於上兄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聖母武宗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皇叔曰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興國太妃而別封益王

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為據上意不懌孚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於是連駁禮官疏乃合議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獻皇帝時孚敬已去為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

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或問自孚敬之䟽上舉朝揶揄之毋有與道往者而上則益心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黄綰輩亦稍稍為議及䟽如孚敬指矣久之尚未决刑部主事桂蕚時方自邑令轉刑部主事復具䟽力伸其說因悉録孚敬前後䟽上之朝奏而夕報可且召孚敬蕚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院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

學士以下羞與孚敬等為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萼復上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孚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被笞汗白簡者再三而得解萼素非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同貴幸乃相暱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

所屬於尚書李鉞鉞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孚敬即上疏言宏刼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萼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萼遷為禮部右侍郎尋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萼始也獻王既已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孚敬萼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亡命遊江南而至是倭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與其子皆以輸粟

得指揮使及省曹掾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録所獄具而侯勛為之居間録併劾勛勛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録擬上益疑其與録比而傾侯勛屬孚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已為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録等皆永戍而頤壽等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為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内殿賜璽書

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孚敬手益愛重之且念御史縱非璁莫能制旬日間進孚敬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仍掌都察院而蕚為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蕚為吏部左侍郎尋賜孚敬蕚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蕚曰忠誠靜慎曰繩愆糾違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卹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糺按然亦不至毛鷙而

性特廉介䔥外示綏而中實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上從之以是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欲留陸粲等數人為翰林而上難之孚敬密䟽言此曹子皆費宏所植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上於是出粲為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䔥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上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

眷賚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上既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録以成書而孚敬為總裁蕚等副焉既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蕚已為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就而熊浹黄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皆削奪官職有差桂蕚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其故旹蕚者都御史則逐之知府則

孽而戍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閒者覺不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為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亦不能救也當孚敬之入內閣上愈傾嚮之所密問還往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為上所禮重然信之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

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㝵有所建白往往為孚敬所抑
屈孚敬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憾孚敬而一清亦自與㝵
隙三人鼎而相詆諆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謂三
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内閣貪汙無恥習以為常復以
閣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復
去尤且陰為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
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聖明嚴
諭毋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己意葢指一清也於是一清

奏辯為孚敬惡聶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為温旨以解之而於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為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輒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輿不過粲内感一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為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張永久厥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侯勛同為帥遂訐發勛貪汙跡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勛

毒言路遂擊勛勛故以大獄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於萼不爾萼亦數恣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給事御史擊勛章於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救勿聽也一清泄之縉縉以語槩而是時桂萼尤為公論所不葢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鷙鴆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

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於是一清辭疏上優詔勉慰而至孚敬蕚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静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寛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葢指孚敬蕚輩以動揺也而給事中綮果有疏論孚敬蕚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用威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狠戾自執

拗多私其術猶疎為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責孚敬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劄悔資後用萼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蚤聞奏逮下緹騎獄杖謫荒裔居二日而榜示朝堂明孚敬萼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齮齕孚敬既陛辭而上密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

下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於是詹事霍韜

上䟽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綱專權誤主大罪因自

劾乞歸上温旨諭留韜一清上䟽辯上亦温旨諭留之

而意已移矣孚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

職上䟽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

母給假因復為桂蕚辯寃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

中貴人永旣用以黄金器酧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

黄金器乞一清為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

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孚敬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豈非天乎邑邑疽發背卒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無子桂萼者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亡何召還職然氣黯然竟其身不復

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禄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勲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孚敬白之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為

快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便孚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外者多貪横為國蠧賊上具悉其狀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

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乎敬裁決大者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郭費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於文廟易孔子像去王號識者猶以為宜而至減樂舞裁籩豆表天下唯人主尊上意乃悅而儒者不謂然乎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璁至是而以嫌諱請改至再上為易今名及字茂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遺墨扁其堂而侑以白金十鎰綵幣肥羜

上以故所讀書姚溪書院敕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於居第復為崇閣以奉誥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石一資之官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議郊祀配天禮稍牴牾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圜丘用太祖配孚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圜丘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圜丘後竊以為不可凡四三往復甚苦而孚敬卒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於

是太宗始不得從配天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吏部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叅政黄卿以孚敬之不悦而調卿以平以孚敬之悦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超太常卿因劾孚敬喜怒任已好惡咈人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為停卿以平它補孚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上温旨褒諭而已獻夫亦

力辯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諭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
薄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以是孚敬與
彭澤皆恨言莫能間也而上時猶優禮孚敬嘗召輿禮
卿李時對西苑故事禁中西苑乃本是皇后蠶地賜名
醞珍饌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諭孚敬謂君
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
語久前席至今稱美朕沖昧世事未經卿之於朕無異
周公爰成王首以孝訓他特餘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

盡禮昨退遜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傅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於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一遊以仰遵我聖祖丕訓乎敬復請慎選歲薦諸生與進士舉子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為嚴切亡所寬假而監生詹榮有所恨於徐縉時縉已為吏部侍郎榮乃掊摭縉它事奏之下都

察院當坐榮誣孚敬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賕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怒爲罷縉而特伸榮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瓶手勅以資吉禮久之行人司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郝

而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懐以語孚敬謂玆事
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
併禍矣孚敬以為然而澤乃語侃少傅甚善君疏上當
為從臾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録稿以聞而且
謂言實使之侃疏上既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畧
日詞不具彭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疏
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許而趣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
鋐乃攘臂稱言實使侃言拍案詈鋐幾欲拳毆之時孚

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汴於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侯勛輔臣鑾等鞫具得其狀以聞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忮罔於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上責令致仕而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為編氓而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陛辭賜公服牙笏以識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鋐誣陷夏言罪狀上為讁寅以安之孚敬歸甫

五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為
若毋於是上復遣行人齎璽書馳召孚敬遂趣命既至
追論四郊工功加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無何彗
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覘
上待孚敬意稍怠不若前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
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
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辯以
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揄揚過情下兵部覈實罰

其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為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毁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衆之譽臣恐自是效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强辯飾非娼嫉愈甚頃上諭以舉賢容衆同寅協恭令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内閣同列亦欲以禍機中之曰曲法曰媚人且票擬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咈人情如此不去不治上乃嘉鰲忠讜而勒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為

之請恩禮皆不報僅予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亡何以一
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世宗有援立
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益重顧有所宴見昭聖猶偃
然以故事裁之上忿忿而昭聖之弟昌國公寉齡建昌
侯延齡者早倖橫行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上旨惴
恐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筭後稍
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
聖恐乃因上後宮有嗣息者屈節為延齡請上益怒遂

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
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隸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
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
不食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責孚敬自
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
事敬皇帝耶上故為重語欲以愒止孚敬而孚敬意不
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宮誰導

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孚敬意不能無脩怴於言者而吏部尚書汪鋐迎其意於魏良弼秦鼇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矣孚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如楊一清桂萼皆為撫安計而孚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所

薦頗不任帥賊挾邊以重僅購間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枉孚敬口矣孚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孚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寛之勿與較孚敬抗辯不置且言嚮所與同志蕚獻夫皆弱蕚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愎而好辯誰為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診視孚敬脉已而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玆之未能玆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飡

自愛以輔朕為忠之義孚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騶月俸米八
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其初孚敬以上未有子嗣請
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
且問起居上乃遣錦衣衛千戶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
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
昨表賀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
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為端昭二嬪

河南李氏京選馬氏補敬静二嬪又朕於春三月躬行
謁陵禮奉慈車率后妃以從禮成又於四月之吉恭飾
七陵遂作朕幽宫於長陵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
聖母舟還京令遣使昂視卿卿果疾未愈不煩以見如
稍可即星夜以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
是時太廟宫殿及歴代訓録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賞
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復歸以皇
第二子生遣人表賀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

比久之以疾卒上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家孚敬有子四人皆有官遜志遜臣遜膚皆夭遜業以尚寶司丞數躓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諸以大禮貴者共七人

桂萼字子實鉛山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為人廉有才識而憸忮多所行恩怨士大夫惡之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有材用多讀書然負氣而忮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和平然亦不肯為骫骳持易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謹數與郡國競毀譽半焉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由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韜有學

識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偏而好訐無通人度

黄綰字宗賢黄岩人以祖廕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以侍郎致仕卒綰雖起紈袴而精儒士業兼長吏事喜功名第險闇捭闔君子所羞稱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贈少保謚端肅浹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矯尤為人所儀

黄宗明字誠甫鄞縣人由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明性恬雅不汲汲事功而間以直著以稱大禮用者

楊一清見前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由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傅謚恭靖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由進士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端敏

方鵬字時舉崑山人由進士至南京太常寺卿以原任右春坊右庶子致仕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太常卿謫戍事見前

言大禮用而不終者

棗陽王祐楒後坐事奪爵援言禮復

楚府儀賓沈淵加從一品服俸後以驕恣斥為民

聶能遷至錦衣衛指揮僉事坐論孚敬等杖死

何淵太僕寺丞後坐狂躁干進謫府經歷

李時字宗易河間之任邱人父婺舉進士累官山東右參政致仕時生而端重沈默有大人度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纂修實録兩同考會試進侍讀加俸一級再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主武舉試再主順天試世宗初侍經筵日講同纂修武廟實録遷禮部右侍郎修睿廟實録充副總裁俄以母憂歸服除為户部右侍郎復改禮部轉左侍郎遂拜尚書時素以寛厚不立異同得長者譽而上自講筵故已目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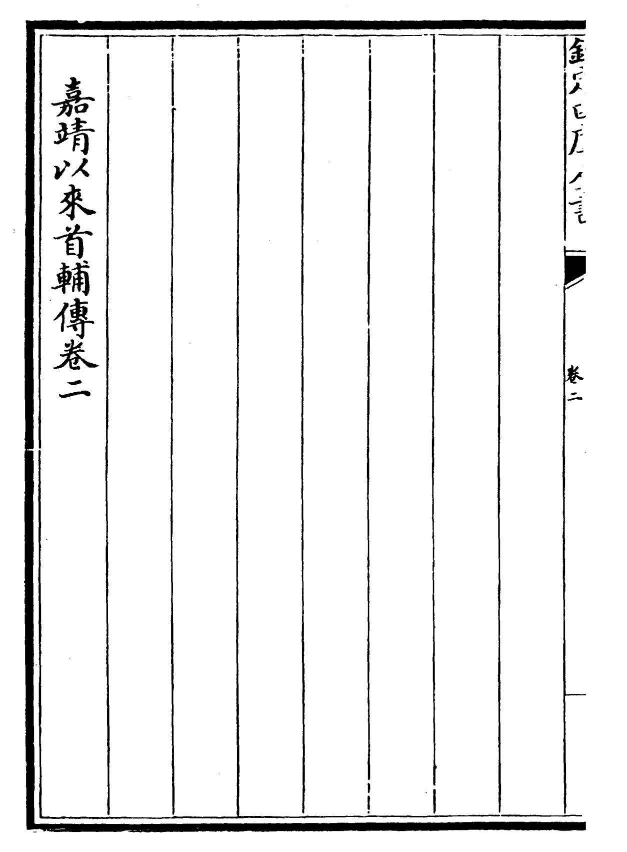
既擢尚書則上與少傅張孚敬相推明大禮後則采用都給事中夏言議大者如四郊分祀而配太祖岀太宗進獻帝令皇后親蠶裁定孔子廟祀時奉行而已度有所不可則稍稍持諍然亦不能堅而上以其終長者意安之特賜玉帶尋以四郊告成加太子太保俄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時少傅孚敬方得罪歸時入即居首召對文華殿面見上諭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一切毋負簡委裨益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

上於西苑建無逸殿成而御之賜時坐命講周書無逸篇大學士翟鑾講豳風之詩談宴甚浹且引見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俄而孚敬復用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謹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密疏譖時出異語以激結物情上亦不為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人才曰慎刑罰且請宥大禮大獄諸臣報聞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為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

少始時在禮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置
之閣中而失之疏請罪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久之加
少保冊皇后為大禮副使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嘗召
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伏
以為非所及乎敬得請老起故相費宏代之甫兩月宏
復卒於是時始居首累賜飛魚蟒服麒麟服上謁諸帝
陵命時等扈從途次供張一切出尚方朝夕驂乘以備
顧問禮成回鑾奉母后汎西湖時與侯勛尚書言鼓楫

前導復命汎舟西苑之太液皇史宬成加太子太傅累
朝訓録成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九廟成加太子太
師予一子尚寳司卿尋進加華蓋殿大學士昭聖既以
尊重失上指而其弟延齡復犯大辟章聖與並列而恥
為之下既各居慈慶慈寧二宫矣而章聖病不豫上忽
諭時以慈寧宫多不祥欲奉居楚舊邸歲時朝謁時皇
恐不知所謂第云聖母違和寧任遠道皇上膺社稷重
寄豈宜遠出凡持之者再三而上始謂昭聖實為巫蠱

且欲行大事時益皇恐不敢明所以第云臣萬死不敢聞命上亦止嘗從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上許之時不能如孚敬廉于親故間有所庇徇然最為老成詳謹其為次輔則當張孚敬首其為首則當夏言次皆行意自如莫能害也以體肥不奈勞得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謚文康時有子坦舉進士為光祿少卿先卒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三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灝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三

明 王世貞 撰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内臣傳乞救知府郭九臯等緹逮及請慎出入以嚴

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謬為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據青羊山為亂朝廷大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寇憲有難色言即劾罷之而上實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

時上方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
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
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
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高皇帝初即位為圜丘於南
郊以祀天為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
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益頗用漢唐故事
云上與輔臣孚敬密議之不以為善也孚敬微泄之言
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

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即位詔為據而謂漢唐以為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為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上乃詔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羣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以為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

聽久之乃釋還職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孚敬議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益大悦以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言嘗薦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陜西於是僉都御史缺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為己地言亦辭上乃勉

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孚敬力復超為太常卿言楚士也恨孚敬不已薦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孚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為兩解而孚敬與澤亦遂惡言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為始祖居中而太宗以下皆東西相鄉至大祫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下羣臣議言以為禘者禘也謂禘其

所自出之帝也德祖既為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為始祖
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中
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為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孚敬會
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
遠宜仍禘德祖便言復上書諍之上雖意未決而心是
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
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才言至進講愈目屬
之既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

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孚敬傳言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孚敬讐敵謂言能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祈天求嗣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内藴根

本固則螽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苛責之命言參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宥罪可逆天休是但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意似亦無它乞俯優容或加飭治上益怒下旨謂此曹仇君怨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詐罪不可逭因責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主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參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而逮希禮金於詔獄貶

謫荒徼及言謝罪疏聞亦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上意上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上嘗賜銀記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皇史宬加兼太子太傅重書寶訓實録成進少傅再以監建宗廟工成加

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御書繡蟒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為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郄思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姦人所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訐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為不敬而韜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為故少師費宏請謚得

文憲且滅緊關情節當死言亦訐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之辨而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坐小忤即叅謫之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是時李時為華葢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獷視八座嘗從上謁陵駐沙河言庖

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帳燬而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為屬不敬言皇恐乞休上留而勉勵之時獻皇帝已崇為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太宗親則獻帝以配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冑爭之力辯之強上褫其官於是部臣嵩懼

而如命獻帝遂稱睿宗入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録一子中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祇薦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為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為先達長且十歲言躐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

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
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太師翊國
公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鼎
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而喜張孚
敬孚敬左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
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上至承天謁陵畢禮部臣
嵩請率羣臣賀表上問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
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指乃固請賀上荅詔以賀非

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
所親厚大臣宴遊竟日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
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上指
而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勑而遲上怒
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恭因悉
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懼謝罪固請上銀
記璽書手札而上愈疑其有所毀損削其勛階少師等
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

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遣
中貴人止之隨諭吏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即
入朝具疏謝上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盡心匡
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言
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它
人唯一志孤立為衆所忌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
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擿顧鼎臣
留守偏徇事上不聽或以為言實嗾之也亡何奉先殿

雷震召言與閣臣往視震所不時至上復不悅命禮部糺之言等復請罪上曰朕所以數寛言非為言為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蔑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横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為民御史坐謫言又上疏乞

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賜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陜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璽書褒獎閣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謐再賜璽書褒

奨時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
郭勛為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
故多擁諸姬妾為懽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太子服制
議言報疏有譌筆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鄉
治疾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言始聞上之怒之乃上備邊事宜奠以解上曰
若既藴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
齋醮其為青詞及它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内閣僅

翟鑾在非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宫叩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餜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
勛轉恣横其於督工治兵掊克盜歛以數十萬計上微
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勑勛與提督大臣會派
役卒勛弗便也内閣撰勑且數月而勛弗肯領尋與言
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勛寵久上以元薦景神殿
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
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疾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頷久之而給事御史向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刻勛故不領勅為作奸植黨以亂國法奏辯有臣奸何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多不遜上大怒於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鏸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條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劵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决而於窮治勛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使賜金幣寳鈔肥羜上尊盡復其階勳官職賜勑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為之下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内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㑹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

幸東一真人第謀掎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為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為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㗛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憐之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

會皆晏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宫為皇太子宫言與上意
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宫當何建言偶忘之念
興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宫皆虚可改其一以居
皇太子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成國公等入對罷
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於上使上見
之上果悦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
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
上遂手勑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勑下

獄矣猶復千羅百織不已與太監高闕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為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以奉所悅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上益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上忽宣言入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御批令革職

間住時日有食之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
犯内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
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為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
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觱之謫降十餘
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謫邊遠葢以其嘗
論郭勛故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上以恚因它事奪尚
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葢實惜之云
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

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内縉紳
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
監司守令間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聖
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
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讃張璧以
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
既陛見盡復其階勲職秩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

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黷賄報復睚眦海内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為快未久言復恣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傅復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

之而以上林為不早奏罷為民以尚書唐龍與髙善亦罷為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為言官所論糺即遣緹騎捕逮之非居閒不解繼魯至瘐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澳涊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黄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而奪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事中馬錫承

言意劾戸部尚書王杲受賄囑運司事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推劾嚴嵩子世蕃及太倉尚書王暐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揺嵩嵩辯疏上上即為杖汝進等幾死而遠謫之暐斥為民杲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有所進槖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而謀搆言言殊不自悟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欵欵密持黄金

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檢閲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為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上益愛之而河套之議起始言縣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起鼎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高皇帝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

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笑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陜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敵共之彼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入城增戍填其中其為全陜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為名美大悦而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

結納綱亟為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為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而言意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僇節帥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河套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上裁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

嵩既以窺上指乃上疏極稱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饒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强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參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辯

而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參劾言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為任意跡涉强君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媢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慣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千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闕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敵入延

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學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煆煉而俟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遂籍而使緹騎捕言言始覬鸞辯謂彼方就逮發疏時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益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上方怒甚弗省

也銑就逮以小綫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性果鋭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寃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辯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

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以驕蹇得上惡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諭之欲退處西内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横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謚文愍予

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翟鑾字仲鳴其先山東之諸城人永樂中籍為錦衣校尉遂隸錦衣至鑾而始讀書以孤童善屬文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纂孝廟實録成當增秩而中人瑾抑之與其儕俱外遷鑾得刑部四川司主事瑾誅復舊官再同考會試滿九載進侍讀復主應天試世宗

初以選侍經筵日講鑾長身玉立美音吐工進止上固已目屬之預修武廟實録成進官時侍讀學士董玘超為詹事府詹事而鑾得學士雖以久資故而時相宏欲拔以與新貴人璁萼埒甫十日而推南京吏部右侍郎鑾以次復得之上忽心動曰是安可使之南因罷弗用再主順天試遂擢禮部右侍郎仍日講上所以慰賜往往同尚書而會閣臣缺命廷臣會推上意欲用新貴人顧所推皆耆碩上弗悦也命再推而始及鑾上不得已

用之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直内閣首臣楊一清頗
以鑾資淺疑上報曰用鑾於顧問差得益耳然未幾竟
用張璁為尚書大學士出鑾上久之賜鑾銀記二其文
曰清謹學士又曰繩愆弼違侑以勑諭俾密封言事時
一清位高而輩前璁貴用事俱時有所陳啓鑾墨墨而
已上詰之則曰聖德無可獻替上以是心易鑾而鑾獨
謹身自守而已明倫大典成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又久之始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後至者輒踞鑾上洊

加至保傅鑾前後六年故自如也上建無逸殿於西內命鑾與輔臣李時坐講鑾講詩豳風七月之章賜宴賚又賜縱遊苑中使中官簪紅藥於帽懸蜀扇於帶俾賦詩稱謝上賜飛魚服人以為榮尋丁母憂服除而鑾家故貧其在政府不以苞苴名既久不召至不能自給上旋思之而時議南狩少師言當扈從少保鼎臣居守上曰邊人且伺間而動奈何鼎臣請廷推重臣按行九邊以兵威怵止患上不應已而曰吾得之矣翟鑾自內閣

出足稱重臣也即家起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往賜璽書金帛一切得便宜行事總督鎮廵皆聽約束鑾乃齎内帑金二十餘萬自宣府始西廵至大同益西入偏頭關保德州渡黄河歷清水營入于榆林仍自花馬池而西抵寧夏繇莊浪涼州越甘肅盡西峪關而止還歷鄜延取内道出潼關以東撫保定轉自遵化永平出山海關至廣寧還薊門喜峰燕河太平馬闌諸鎮所至宣上威德散金錢以賚士練兵保隘

其在宣大則與總督尚書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在喜峪則與總督左都御史劉天和議拓闢闢成予一子官中書舍人還復命仍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上所以褒諭有加再論諸邊斬級功予世襲錦衣衛副千戶鑾以相臣出行邊邊之文武大吏咸櫜鞬出迎惴惴望顏色鑾一切以寬和待之遂至監司而上皆盛供帳酣飲譃浪至連日夕鑾始而畏中而悦終而狎且易之歸槖皆益而清素之風衰矣

尋以二品滿六載進太子太傅賜玉帶蟒服以陝西捷加少保安南下賜金幣及俘奴夏言既以忤旨歸鑾代之首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滿三載考授光祿大夫柱國鑾頗以溫厚回上意上嘗怒言官奏事不實鑾徐對曰彼豈恃許風聞故耶為之解又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於周尚文小過嚴耳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以寬劑也尚文果為名將嘗以所厚門生張惟一屬吏部尚書許讃欲調之選曹為讃特奏上

兩不問而為之斥選部郎以其誤許讃也鑾之在內閣
前後垂一紀居其上者若楊一清之巧張孚敬之强夏
言之倨俱貴重有勢力鑾皆以柔道承之故得久自安
而其居首輔則嚴嵩次之其材諝藻飾皆遠出鑾上又
能以勤敏結上知上所以謀揆錫賚嵩者時時越鑾而
致廑特以鑾用事久不忍棄也而鑾猶用故事持嵩亡
所遜避嵩漸不懌至鄉會試而以其子中書舍人汝儉
太學生汝孝連占高第物情洶洶嵩尤忌之給事中王

交等因而劾鑾鑾奏辯上大怒謂鑾不俟處分肆行擾

瀆屢以直無逸為辭嚮同夏言禁苑坐輿罪止一人全

不知懼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宜

分明並用下吏部都察院參處疏上因盡奪鑾官秩併

二子削籍為編氓旋以困厄死年七十穆宗初其子疏

請昭雪詔復其官賜謚文懿予祭葬而二子卒不得牽

復一子汝儉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三